



执行局长

吴问银 ●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
JIANGSU WENYI CHUBANSHE



执行局长

吴问银 ●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权力:执行局长 / 吴问银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

2009. 9

ISBN 978-7-5399-3411-2

I. 权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3120 号

书 名 权力:执行局长

作 者 吴问银

责任编辑 闻 艺

责任校对 二 木
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×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 18.25

字 数 300 千

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,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3411-2

定 价 28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 CONTENTS

第一章 双规 1

检察院搞这类案件就是一惊一乍的,意志薄弱点的就被“诈”进去了。这年头“靠山吃山”的事情多着呢,“人无外财不富,马无夜草不肥”,单纯靠那千把元的工资,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。

第二章 谣言 14

“局长室”的门一直关着,人们传播各种小道消息。有人说李高亭得罪了黑道上的人,被绑架了,现在性命还在不在都说不定;有人说李高亭携款潜逃了,说不定此刻正在某国享受阳光海滩呢;有人说李高亭炒股亏了钱,现在正在外躲避追债。

第三章 联想 29

听到李高亭出事,贾振清的脸色很难看。因为大家都知道李高亭是他的人,下面的人出事,不说自己负领导责任,关键是给人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的联想。李高亭已经是这样的人,你贾振清会廉洁到哪里去?

第四章 底牌 43

李高亭明白柳青云说的是事实，虽然自己手中也有些贾振清的“底牌”，但如果自己说出来是愚蠢的，那将会是更大的“地震”，到时两败俱伤，没有人会保自己，结果将更加无法预知。官场的游戏规则和下棋一样，必要时就是丢车保帅。

第五章 爬虫 57

领导或其家属生病是一些政治小“爬虫”们搏一搏的天赐良机，平时不收礼的，现在也会睁一只眼，闭一只眼。崔玉彬曾经在这上面尝到“甜头”，费尽心机先是送钱被拒，后来又安排妻子前去医院服侍。

第六章 漏风 72

朱海鹏听说市委研究人事的会还没开完，就有人知道自己当没当上局长了，这当然与参加会议的领导透露消息有关。有些领导在会议中途借口上厕所，其实是躲在厕所里向要求自己关照的人传送信息，既是显摆又是邀功。

第七章 风光 88

以前光想着当局长风光，等当上局长后，才明白所谓的风光背后其实是一种痛苦。不说多如牛毛的交际应酬，就说在案件的处理上也得时时小心谨慎。人们说现在的官员都有两副面孔，隐藏在真实面孔外面的是虚伪的一面，对上谄媚逢迎，对下作威作福，活得不是真实的自我。

第八章 级别 102

中国的级别制度十分复杂，就连从事多年组织工作的组工干部也搞得晕头转向，比如就拿副科这个级别来说：有副科级实职、副科级待遇、享受副科级、副主任科员、副科级审判员、副科级侦查员、副科级检察员等等达十余种之多。

第九章 炸弹 117

副局长胡大海大喝一声“不好！”飞起一脚将门踹开，屋内被执行人正围着用木柴架起的篝火一言不发，旁边不远处液化气罐阀门已经打开，气流“滋滋”有声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在胡大海踹开门的一瞬间，朱海鹏一个箭步飞身冲进屋内，抱起罐子反身冲向屋外冲了出去……

第十章 饭局 135

“饭”与“局”的结合，是汉语及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——因为我们古代的老祖宗在饭局上的圈套实在太多了。饭局之妙，不在“饭”而尽在“局”也——一端的是饭局千古事，得失寸唇知。把好好的一顿饭非要吃得繁缛复杂、云山雾罩、刀光剑影、勾心斗角，真的是要有“口蜜腹剑”的大智慧不可。

第十一章 面孔 152

官场上的人有多副面孔，对于官场上的人来说，面孔其实只是类似电视荧屏的东西，平板而机械。多姿多彩的是这荧屏上表演的思想。修炼到家的官场人物，就是成天脖子顶着个电视机，你想看哪个频道，他就给你开哪个频道。

第十二章 逃命 169

这句话让大家吃了一惊,要是她寻短见了,明天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就会是“东山法院执行逼死人命”,朱海鹏怪自己有些大意,既然欧阳茹在这,就该让她一直跟在罗萍后面。

第十三章 站队 187

“你的靠山是谁?你没有靠山,就没有人替你说话。找靠山花点‘糖弹’、‘肉弹’就行,但也要找对,站错队也不行。这次李副局长的女秘书没有上,因为洪要首先提拔他的情人,而那些花了‘糖弹’练了‘陪’功的‘洪的人’自然一个不落。”

第十四章 权力 215

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的一位副院长面对中央电视台“焦点访谈”的镜头侃侃而谈:“你问法院的权力有多大?我告诉你,我是上管天、下管地、中间管空气。”

第十五章 经验 229

崔玉彬对女人有一套成熟的经验,这经验好懂易用。他想到中国人都喜欢“搓麻”,也就是打麻将,他就从这打麻将中悟出了一条令人称绝的经验,就是“一碰二摸三放炮,最后和了”。

第十六章 情人 242

都说现在男人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局长,要风有风,要雨有雨,家中红旗不倒,外面彩旗飘飘。我老公一个下岗工人也在外面包了个二奶,你要是没有情人打死我都不信。同学之间,图的就是个热闹,谁也不会把这事说出去。

第十七章 筹码 258

琚忠明找到她公司的老总,与他在东山合伙搞房地产开发,并请叶月霞出任新注册的东山河海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,年薪二十万元,附加条件是“摆平”朱海鹏拿到那块地,事成之后另付款十万。

第十八章 举报 274

你以公司的名义汇 10 万元钱给朱海鹏个人账户上,举报他和叶月霞合伙串通,贪污受贿徇私枉法,只要一口咬定是朱海鹏找叶月霞要的好处费,这样朱海鹏说不清楚,够纪委和检察院查个年把的。为什么要 10 万元呢,因为要在法律上够一个级别。

第一章

双 规

检察院搞这类案件就是一惊一乍的，意志薄弱点的就被“诈”进去了。这年头“靠山吃山”的事情多着呢，“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”，单纯靠那千把元的工资，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。

东山市华中路上有一处建筑风格独特，矗立着四根高大的大理石柱，外面幕墙的颜色是深灰的，这就是东山市人民法院。

李高亭今年四十五岁，矮胖身材，圆脸，见人笑呵呵的，在单位很得人缘。他是执行局长，整个大楼的一楼都是他的地盘。

大门口停着一辆检察院的车，两个着检察制服的人正朝大楼方向张望。

李高亭知道这很正常，盖法院大楼的时候还没有考虑设计地下车库，每天各式各样的车子在法院门前停满了，有政法口的警车，还有当事人的、律师的、法官的，不一而足，五花八门。

李高亭的家离法院不远，走个十来分钟就到了，他坚持不买车，一来没有什么实用价值，二来自己的体型需要“运动运动”。其实他每次想“运动”的时候就是没有机会，一出法院大门口，总会有车迎上前来，吃饭、按摩之后再将他送回家。

“李局长，你好，我们找你有点事。”一个中年模样的人凑过来说。

李高亭顿时眉开眼笑起来：“好说，好说，找个地方慢慢谈。”

“李局长果然爽快，那咱们上车吧。”中年男人拉开车门，待李高亭坐上车，便与另一个人一道上了车，将李高亭夹在中间。

李高亭心中很不痛快，心想这人怎么这么办事，放着副驾驶的位置不坐，非要和自己挤在一起。他心想，到时候自己一定要刁难一下，谁叫他们这样慢待自己呢。

车子飞驰着向城外驶去，李高亭心中的不快愈甚，平常别人请客会

让自己拿意见定酒店，现在这两个人一声不吭，那个中年人看上去有点面熟，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，毕竟自己和检察院打交道不是太多，看来必须问清楚。

“我们这是去哪里呀？”

“一个好地方。”中年人不冷不热地答道。

“好地方？”李高亭想不出东山市还有叫这个名字的酒店，难道是另有寓意？他伸头看了看窗外，发现车子正向落凤山而去，这落凤山里有许多野味饭馆，一些官员白天不敢来吃，晚上趁夜幕作掩护来尝鲜，这在当地已司空见惯。或许这就是他说的“好地方”，还真不假。李高亭一颗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。

“我们应该在一起吃过饭，你是胡主任？”

“差不多吧，不过我不姓胡，我叫黄明，这位是我局的小江。”中年人转过脸来看李高亭说。

“哦，黄局长，看我这记性，您有什么事让我帮忙吗？”李高亭想着别人求他办事，说话也就拿腔拿调的。

“到时再慢慢谈吧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”黄明捋了捋头发，笑容可掬地说。

车子在一幢两层小楼前停了下来，门口没有招牌。

“到了，下车吧。”黄明冲李高亭说。

“这个地方还真没来过。”李高亭一边嘀咕，一边打量着这里。这是一幢老式的房子，进到里面，是一个院子，里面还有一幢紧贴着山坡的两层小楼。这里三面靠山，一侧临路。

“没来过就对了，进去吧，咱们不是要好好谈谈么？”黄明挽着李高亭的手臂说。

“这里怎么没有服务员？好像不是做生意的地方。”李高亭心中大惑不解。

“你说得对，这里本来就不是做生意的地方。”黄明冷笑道。

李高亭心中一凛，腿有些发软。他毕竟见过世面，立即镇定下来，



厉声说：“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可是法院的执行局长，你们别搞错了！”

黄明停下脚步，盯着他的脸说：“我们是瑶海市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，知道你是东山法院的执行局长，找的也正是你，没有弄错，你放心。”

李高亭闻听此言，心中又是一惊。瑶海市人民检察院是上一级院，李高亭怪自己太粗心了，上车的时候怎么没有看他们的车牌、了解他们的身份，现在是自己送上门来，成了待宰的羔羊。

这时，门口又开来一辆警车，从车上下来三个人，朝李高亭他们走来。李高亭注意到这辆车刚才一直跟在后面，看来他们是有所准备的，自己这回有点凶多吉少了。此刻他思绪乱如麻，这几年来自己顺风顺水，今天还真是遇到棘手的问题了。

“请吧，”黄明加重了“请”的语调，意思不言自明。

“我们都是政法口的，你们要找我了解什么问题可以到我办公室谈，这样搞，不好吧？”李高亭心里有点虚，嘴上并没有服软。他想自己这几年无非是收点烟酒、吃点喝点、逢年过节的时候收点购物券之类的，犯不着上纲上线。这几年检察院搞这类案件就是一惊一乍的，意志薄弱的就被“诈”进去了。这年头“靠山吃山”的事情多着呢，“人无外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”，单纯靠那千把元的工资，一家老小喝西北风去。

“这不是在你办公室谈就能解决了的事。”那个叫小江的年轻人语带讥讽地说。

李高亭被这年轻人抢白一顿，心里大不以为然，生气地说：“你算老几，老子工作的时候你还穿着开裆裤呢。”

“小江，对李局长要尊重一点。”黄明向小江递了个眼色，这个年轻人噤着嘴走开了。

李高亭感激地望了黄明一眼，跟随他走进里间那幢两层小楼。屋内的光线有些暗，黄明打开灯，室内顿时亮堂起来。这是一间大房间，靠中间的位置放着一张大条桌，两边摆放着一些简易的塑料凳子。里面还

有一个小套间，套间没有门，里外都有床铺，陈设极其简陋。

这时，李高亭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掏出手机准备接听。斜刺里冲出一个年轻人一把夺下他的手机，放在条桌上。

李高亭气愤地说：“你们这是搞什么，难道我连接电话的权利都没有？”一边说一边过去拿手机，那个年轻人挡在他面前，不让他够着。

“李高亭同志，我们都是办案的，请理解并配合我们的工作。”黄明正色道。

“李高亭同志？”现在这年头说这话都像是犯错误的人说的，口头上还称同志，心里面却把你当敌人。“人在屋檐下，不能不低头”，李高亭瞄了瞄手机上的号码，是刘燕打来的，这个骚娘们最近老是缠着他，要他往她的小酒店里带客人。古语说得好：“寡妇门前是非多”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年轻的寡妇少了，但离了婚的年轻女人更多。这些女人也沾不得，就拿刘燕来说吧，她根本不是打理酒店，而是把酒店作为一个平台，结交一些“闻腥而动”的官员、商人，菜贵得离谱，但总是有人愿意上门挨“宰”。李高亭后悔那晚酒多，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刘燕正睡在他身边，他以为这娘们会提出什么条件，哪知她什么也没说，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后来李高亭又去过几次，刘燕把他服侍得像个皇帝，弄得李高亭觉得不做点什么就对不起这位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。遇上当事人请吃，刘燕那儿几乎成了李高亭的钦定地点。最近，刘燕常打电话抱怨说生意不好，语气中有些埋怨，意思是李高亭肯定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把她忘了。李高亭先是发了一顿誓，然后安慰说今晚带人过去，让她洗干净了等自己。现在，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真是“爱莫能助”，只可惜浪费了那白白嫩嫩的身子。他被手机里那段“狼爱上羊”的曲子弄得心浮气躁，央求说：“既然不让我接听，那就关了吧。”

黄明关掉手机，指了指条桌边的凳子，示意李高亭坐下来。

李高亭犹豫了一下，坐了下来，说：“咱们还是别浪费时间了，有什么问题就请问吧，问完我还要回家呢。”

黄明刚才还有一丝笑容的脸上顿时变得严肃起来，说：“李高亭同



志，根据举报材料，反映你收受巨额贿赂，请你如实向组织上交待，我们的政策你是清楚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请你拿出证据来。”

“到时我们肯定会拿出来的，现在请你如实坦白。当然，我们可以给你时间，今晚，你就住在这里，我们的人会陪你的，什么时候交待清楚什么时候回家。”

“我抗议，你们这是搞非法拘禁，我要打电话给你们领导，你们这样做是要后悔的……”李高亭情绪激动起来，伸手去抓桌上的电话。

两个年轻人紧紧地按住了他。

“你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，还是考虑交待问题吧。”黄明一边说一边走了出去。

此刻，李高亭的家里，他的妻子玉莲正卧病在床。

最近几天，东山市遭遇了一场倒春寒。感冒的人挤满了医院，玉莲是护士，也被传染了。发烧伴着咳嗽，她浑身酸软，晚上没吃饭，早就躺在了床上。

自从儿子上大学后，这个家显得更空旷了。李高亭平时应酬多，很少在家呆，更多的时候是玉莲一个人守着这么一幢大房子。房子是四室两厅两卫，面积有一百八十平方米，是李高亭的一个初中同学赵海水开发的，买的时候每平方米照顾一百元，当时还欠了点房款，两三年后才付清。

玉莲出身贫寒，生性善良。有人说女人有两种命运，一种是自身奋斗成就事业，另一种是嫁得好。玉莲就属于后一种，跟周围的同事相比，自己算是打着灯笼找着了，嫁了个当官的。每每想到这一点，想到自己所住的大房子和拥有的一切，玉莲便把李高亭当做明星一样崇拜，当做国宝一样珍视，对丈夫的话是言听计从、百依百顺，从不说半个“不”字。

也有要好的姐妹把丈夫的桃色故事告诉她，她起初不信，认为这些人妒忌自己，想破坏她的家庭，自己才不是傻子。后来有一次她生病

了，也是感冒咳嗽，她不停地拨打丈夫的电话，电话是通的就是不接听。她支撑着来到小区的电话亭里，又一次拨打丈夫的手机，只响了两声铃，电话就接通了，丈夫在那头“喂，喂”着，旁边还有女人的浪笑声。

证实了之后，玉莲更痛苦。她也想过要离婚，可那样脸就丢大了，不仅失去眼前的一切，还会被人戳着脊梁骨嘲笑。“丈夫丈夫，一丈之内才是夫”，玉莲宽慰自己，毕竟丈夫没有先提出离婚，说明他对这个家、对自己还是有感情的，只要他不提出来，自己就将就着过。

一阵猛烈的咳嗽过后，玉莲喘不过气来。她眼睁睁地看着餐桌上的一杯水，却没有力气爬起来去端。

她开始拨打李高亭的手机，手指抖动着，花了很长时间才拨通号码，哪知电话里传来“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系统将以短信形式通知机主您的来电……”玉莲又重拨了几次，仍然是无法接通。

李高亭会到哪里去呢？作为执行局长，平时他的手机是二十四小时开通的，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玉莲隐隐有一丝不祥的预感，想到丈夫，自己的疼痛就抛之脑后了，她现在满脑子担心起自己的丈夫来。

李高亭整晚一言不发，他坚信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可交待的。即便有问题，也不能说，黄明所说的“什么时候交待清楚什么时候回家”完全是糊弄人的鬼话，只怕交待清楚了就回不了家了。时下有人将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改编成“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；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”，说的还真是符合事实。

李高亭敲了敲桌子，两个佯装打瞌睡的年轻人立即精神一振，紧紧盯着李高亭。

“我要上卫生间。”

“跟我来，”小江将李高亭引到院子里一间厕所前面。

李高亭要解大便，他准备关厕所的门，小江阻止了他：“就这样开着吧，我要确保你在我的视线之内。”



李高亭苦笑了一下，第一次在别人的监视下办完了大事。

繁星点点，山区的夜空显得特别高远。李高亭环顾四周，发现这里特别寂静，周围应该没有人家。围墙显得特别高，比一般人家的围墙至少高一倍以上。李高亭到过白公馆，觉得这里的环境和那里有些近似，只不过没有宪兵、狼狗、铁网，但功用却是一样的。

春夜特别容易犯困，李高亭哈欠连天，他想今夜是不可能回家睡了，那就挨着吧，看他们能把自己怎么样，凭自己对法律的理解，他们这种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，最迟明天傍晚下班的时候他们就会放自己回去，或许拖不了那么久，明天白天的时候自己仍然可以去上班。

李高亭自顾自地走进那个小包间，和衣躺倒在小铁架子床上，将一床毛毯拉过来盖在隆起的肚皮上。真要睡觉的时候，却没有了睡意，刘燕一定会恨他，以后会不会理他？玉莲在做什么？她好像感冒了。明天自己如果不去上班，单位的人会怎么想？

李高亭辗转反侧，他仔细梳理着思绪，忽然大脑皮层上残存的一丁点记忆使他兴奋起来。那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故事，这个开发商姓朱，在去年被东山市检察院带走过，关在东山市相邻的枫林县。检察院让他交待给哪些官员送了礼，他死活不说，最后被放了回来。回来后就成了英雄式的人物，许多的开发工程都请他去做，一年的时间就发了。李高亭没见过这个人，这件事是听刘燕说的，刘燕说这件事千真万确，她不仅见到了本人还亲耳聆听过他叙说的“英雄事迹”。

窗外松涛阵阵，李高亭是“枕戈待旦”。明天会发生什么呢？李高亭无法预知。与其不能主宰命运，那就安天乐命吧。

李高亭闭上眼睛，或许困倦已极，便沉沉睡去了。很少做梦的他，却也是一梦不醒。在梦中，他看见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，正满面含羞、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，这不是玉莲年轻时候的样子吗？

玉莲诡秘地一笑，没入那金黄的油菜花海……

8点钟，段正明准时走进自己的办公室。多少年来，他一直保留着在部队养成的作息习惯，总是掐准那个时间点，风雨无阻。

这是一个瘦弱的男人，中等身材，戴着一副深度老花眼镜，外表显得弱不禁风，可他内心里坚强的信念凝成的气质让人敬畏。他的声音浑亮而有穿透力，用“掷地有声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他就是东山市人民法院的院长。

桌子上一尘不染，文件摆放得井然有序，一杯刚沏好的茶散发出丝丝缕缕的清香。秘书朱亚鹏见他进来，轻轻地掩上门退了出去。段正明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头涌上了一股莫名的好感。这个年轻人总是在默默无闻地干事，他跟着自己这几年来，也没见他提什么要求。就凭这一点，自己在退下来前总要替他考虑考虑，不然让人家说自己不关心年轻干部成长，党组秘书这个苦差事就没人愿意干了。

段正明啜了一口茶，拿起桌上的文件翻看，这时门被轻轻地敲了两下。

“进来，”他扶了扶眼镜，看见一个老奶奶颤巍巍地进来。那个老人进来就朝他跪下，口里说：“青天大老爷，您要替我做主啊。”

段正明正要过去扶起老人，朱亚鹏从旁边冲了过来，将老人轻轻扶起搀到沙发上坐下，说：“这是我们段院长，您老有什么话直接对他说。”一边说，一边给老人倒了杯水。

老人把两个子女不赡养自己的情况向段正明诉说了一遍，一边说一边抖抖索索地从口袋起掏出一份皱巴巴的判决书。段正明接过判决书一看，见判决书上判令老人的两个儿子每月承担老人生活费、医疗费200元。

段正明问老人可申请执行了，老人说早就找人写了申请交到执行局，一直没有回音。自己跑去问，那里的执行法官爱理不理的，说让找居委会。“我今天可是带了被子来的，如果你们处理不好，我就不走了。”老人最后赌气地说。

“还有这回事？您等着，我把李局长叫来当面问清楚。”段正明拨